

塞鄉

語約







鄉 約

尹 畊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約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尹 晔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叢

鄉約序

鄉約者。約鄉人爲守禦事也。國家虜患始於宣德。正統之間。鎮兵與虜戰。失利於鶴嶺。虞臺之役。近年遂劇。時勢爲之也。選徒治兵。鑿凶分鬪。公家戒嚴久矣。蔚有朔野子者。往謂余曰。戰兵事。守民事。城堡備具。不宜煩督責。里閭當自爲之。余善其說。因曰。盡爲約。以倡鄉人。朔野子退而述約。余讀之三嘆。夫體國以爲忠。趨役以爲義。保生以爲仁。是三者古之道也。乃今於吾鄉見之乎。遂梓以布之。人人無不忻忻喜。斷斷爭先者。以是知佚道足使民也。其爲條十二。朔野子皆咨諏稽試。求必可行。雖余蓋亦與有聞焉。不苟言也。嗟夫。先賢有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其是約之謂乎。然匪止吾蔚也。施之塞方。無不利其利者矣。推而廣之。是在上之人哉。敢書此以俟。

嘉靖庚戌歲仲春月望溫泉郝銘序

鄉約

明 蔚州 尹畊著

鄉者何。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管子內政。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也。後世聚民而居。大抵曰鄉。以地則有互武。以社則有枌榆。以俗則有君子。以人則有鄭公。蓋不必五州十連之廣也。約者何。周制比有長。使之相保。閭有胥。使之相受。族有師。使之相葬。黨有正。使之相揀。州有長。使之相調。鄉有大夫。使之相賓。管子內政。軌有長。五人爲伍。里有司。五十人爲小戎。連有長。二百人爲卒。鄉有良人。二千人爲旅也。後世民居相告戒。大抵曰約。以誦讀則有塾舍。以臧否則有月旦。以備荒則有義倉。以備警則有弓箭社。蓋不必相賓爲旅之大也。是道也。奚以始乎。曰與民生始也。昔黃帝經土設井。一不洩地氣。二無廢一家。三同風俗。四齊巧拙。五通貨財。六存亡相守。七出入相司。八嫁娶相媒。九有無相貸。十疾病相揀。是其始也。其所從來遠矣。奚以終乎。曰與民生終也。漢有三老亭長。以教民孝弟力田。唐有坊村正。以檢察不率。宋有里正衙前。以督辦公役。皆其遺也。百世以俟而不惑矣。今之鄉者何也。曰以廬舍之比隣也。形勢之犄角也。耕植作息之無相遠也。則爲之。所謂不必於五州十連之廣也。今之約者何也。曰以版築之必興也。器械之必具也。守禦應援之必相資也。則爲之。所謂不必於相賓爲旅之大也。國制不有鄉乎。曰國制族有望。甲有長。里有

總其鄉秩然也。國制不有約乎。曰國制導俗有誥。飭憲有令。明刑有律。其約炳然也。秩然矣。而今何以復曰鄉。曰國制集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丁中有消長。而版編不移。死徙有出鄉。而隸屬已定。籍其常也。今則廬舍之比鱗。形勢之犄角。耕植作息之無相遠。通其變也。炳然矣。而今何以復曰約。曰國制誥以厚民生。令以定民志。律以禁民非。具彛訓也。今則版築之必舉。器械之必具。守禦應援之必相資。偏其急也。國制何不通其變。偏其急而爲之。曰併堡以教守。殫器以利用。懸賞以旌勇。爲之倡矣。而不苛苛誅者。嚴軍政而寬民力也。閭閻將遂通其變。偏其急而爲之乎。曰溺於所聞。安於故俗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倡之者。猶興難與圖始。可與慮終者。菑害不切其身者也。疾病而臨水火。將叫號奔逃以求免矣。上有所好而下不遺。上有所倡而下終事。先國家之急而後己私者也。是故廬舍比鱗。形勢犄角。耕植作息。無相遠而鄉成矣。版築必興。器械必具。守禦應援。必相資而約舉矣。鄉成則畎畝皆險。約舉則耜耜皆兵。塞以嚴外防。而堡以嚴中堅。兵以戰境上。而民以戰清野。不俟督責之繁。而人自爲力。無待教閱之素。而俗自知方。計無得於此者。昔嚴尤以周人城朔方爲中策。秦人城長城爲無策。蓋以周知內治。秦專外防。周使人自守。秦役力已甚也。今國家塞垣際天。設險固矣。而復內治必盡。民自爲兵。視周不較上乎。噫。此鄉約之所以作也。而君民一體之義著矣。兵農相資之用明矣。首尾皆應之勢成矣。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堡置者非無置之難也。置得其所之難也。夫左背山陵，右前水澤，古之行軍莫不擇地而況城堡。以居乎故。首約堡置，其目有四：一依高，高者邱阜山陵之類也。城堡依之，利於設險。然高有宜依，亦有宜避。四面空闊，斷岸壁立，則依內卑外高，旁無俯臨，則依溪澗澗僻，兵難屯聚，則依籍其利也。用半舍半，餘方受敵，則避高下數更，垣道阻礙，則避土脈亢燥，水汲艱難，則避遠其害也。近時山寨易守，民堡多陷者，以山寨得所依，而正德間蔚陳家澗堡之破，則其堡半在高阜，半在平原，由前仰視，虛實莫藏，自高下射，屋瓦皆震，失所避也。二避澤，澤者卑溼斥鹵之地也。土理既疏，置基不固，寒暑凍解，墮潰必多，頻勞而無補，暫攻而不支，法不可守者也。三避衝，衝者虜出入必經之路，長河巨浸之旁，美水草地也。出入必經，易起涎口，虜謀來往，窺伺必真，且其始至也，悉鋒力於一突，而其罷歸也，又往往盡毒洩憤於我，長河巨浸之旁，美水草地，皆虜必駐營者，駐營則力全，其攻必番代，堡人晝支厚陣，夜接火戰，其何能久乎。四避壅，壅者風行沙流之地，塞上多有之，沙流遇壅則沒，遇垣則積，夫堡以居民所恃者垣壅也，垣沒則爲坦途，沙積則可附上，不足者爲守也。

二約曰堡勢

堡勢者非無勢之難也，能全其勢之難也。夫虎豹在山，藜藿不采，率然禦侮，首尾交親，昔漢文實塞，調立城邑，不下千家，今堡作之閭閻，家自爲謀，人自爲利，故有一村數堡，一堡數家，甚者武斷匹夫，坐擁城雉，齊梁豪族，虛設障院，抱關無人，執戟盡廢，虜入失守，歸咎於官，此豈堡之罪哉，不全其勢之罪也，故次約

堡勢其目有四。一合力。合力者積衆弱以成強也。今夫百鈞之石。數十人舉之而不足。數百人舉之而有餘。石無加損。力有合不合也。故夫堡多而人寡者必併。併則力合。力合則變弱爲強矣。審之依避。以質其險。察之澤壑。以驗其脈。稽之規制。以省其力。參之風氣。聚散流泉。遠近以盡其便。每村相去不十里。每堡所容必數百千人。夫民不城居者。便耕作也。耕作於五里之外。不可謂遠。而數百千人同居。智勇且出。匪止安衆心相爲守也。二決疑。決疑者去貳心之謂也。夫兩有所觀。則目疑。兩有所聞。則耳疑。兩有所念。則心疑。併堡之令。屢下矣。而堡卒不併者。主者奉行之失實。貳心未去也。今夫一鄉而爲堡者。二三矣。一堡而爲家者。四五矣。朝下一檄焉。曰堡宜併也。暮報一牒焉。曰堡已併也。依避之失險。澤壑之失脈。堡之宜廢者。固曰併也。規制之省力。風氣流泉之盡便。堡之宜存者。亦曰併也。日因而月循。歲以爲恒。而世不易。堡其何而能併也。督修築。則曰此不足恃。彼或足恃也。督保聚。則曰姑散。守廬舍。屆期未晚也。子女趨甲。而囊橐留乙。畜養在彼。而芻粟在此。堡其何而能守也。故欲守之堅。則不若併之決。欲併之決。則莫若較之審。欲較之審。則莫若躬履而詳度之。謀於衆播之衢。籍諸冊白之官。曰某鄉舊爲堡幾。某以置以制宜。留某某以寡以失險宜廢。留者足以容。則盡其制。不足容。則闢而廣之。廢者墮其垣。以爲夷。移其材以濟用。耕其廬以示不復反。夫然則貳心去。民志定。堡真併矣。三分廬。分廬者堡成容衆也。夫家有貧富。地有廣狹。丁有衆寡。今富者有堂寢。擅場圃。蔬園於堡內。而貧者不足以容身。地廣者衢巷星散。而狹者毛萃不獲。不可無處也。故嘗曰。準田以徵金。卽金以成堡。卽堡以分廬。如曰。田三十畝者。一廬。倍者倍之。再倍

者再倍之。貧無田者，役其力，亦受一廬。或令僦富人之廬，舊廬過其田制者，加徵之。金地不足，則以徵金。易富者之場圃蔬園，又不足，則闢堡而廣之。則堡無不受廬之民。民無不土著之丁矣。四刻期，刻期者，刻之期，使廢堡之民，畢徙於所併之堡也。夫民難與慮始，又財力不等，農作寡隙，一呼而畢徙，恐不能也。則爲之期曰：堡成一月，必家有一屋，屋成而囊積入焉。再閱月，必家有一宅院，宅院成而芻蕘入焉。三閱月，則人置井曰：井白成而子女入焉。後是期不成者，罪成而不入者，罪。其年而野及廢堡，有廬材芻積者，沒入官，則工役有漸，可畢徙矣。

三約曰堡制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於九地之下。古人曰：收其五全，遠其五敗。又曰：闕與上倍，高與下倍。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地置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黏沒喝，一觀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以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爲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隄爲二丈，下闊丈餘，上闊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隄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隄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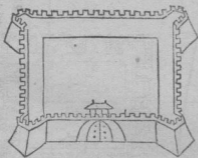
則護垣爲易。宜高。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先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築臺若干丈尺。若欲與垣相附。以省工力。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更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爲臺三面。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然者。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壘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既繆。矢道皆斜。臺以護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陣恆爲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陣亦不易保。收頂止一丈。所容甯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陣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陣。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於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西直出。陣牆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牆尺許。中空遍置木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於此。吾則啓牌於彼。夫陣畏注矢者。陣口一定也。牌啓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器與矢。若夫礮石。則踰牆四出。不必凝望。付度也。三陣隄敵臺既就。則陣隄宜講也。夫垣既不高。陣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

縣木之上下。一有限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於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虜飛石墜。則以竿裹裘爲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障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土坯。以成曰。又率立植。其易墜固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必立植。與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土模成。者曰泥坯。橫臥爲障。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成。參黃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四甕城障。障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於障。半咎於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邱。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障。障旁開一門。亦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與垣等。內外皆障。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況爲重門邪。甕城門亦備漏槽下水。

角臺圖

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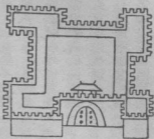
兩垣附上
矢道皆斜



丁制

附東垣不
附北垣

附北垣不
附西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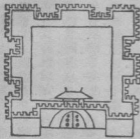


出
甬兩垣直

磬折向內
直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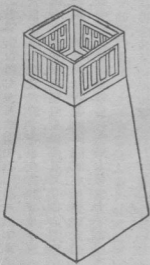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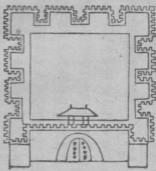
敵臺圖

小堡一面
爲一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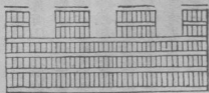
敵臺懸
板圖

大堡一面
爲二臺



陣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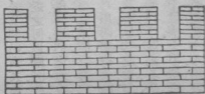
舊式



鄉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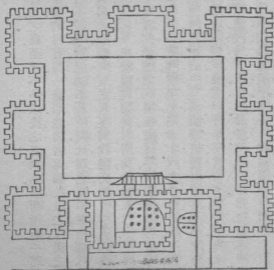
今制

仍以茅泥圍之。



壘城圖

小堡有壘城而不用敵臺，大堡仍爲之。
壘城不必太大，大則更須角臺。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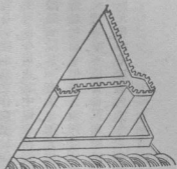
四約曰堡衛

堡衛者非不盡其制也。已盡其制仍備其衛也。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邱土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四約堡衛其目有四。一壕牆。壕牆者爲牆於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爲牆則壕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鬪不若遠鬪。此理之至明者。藉牆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肉薄。憑牆與之戰。而陣上之人復爲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槍矢礮石所及。三二百步。壕牆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陣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腳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轆以耕犁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墮陣。堡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壕牆則於內置長鉤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轆欲以衝垣墮陣。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牆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牆內人鉤之以長鉤。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壕牆之利也。制牆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逼壕塹。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牆稍高。開口如垣陣。或爲旁牌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形。人伏牆內。器置牆下。陣上以旗爲詔。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壕。內仆竿轆。可也。近有議於壕外爲牆者。一則虜隱之以避矢石。二則虜墮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地道者穴垣爲道。以通壕牆內人也。壕牆置人爲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流此輩於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爲地道。每一面。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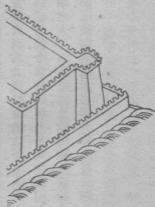
決也。其制穴於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下窖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皆直穿，旁闢七坎爲階。如世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或覆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健婦，緩急成便也。三壘門，壘門者以土塞堡門，爲平垣，以遠焚灼也。夫既有壘城，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於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警報，卽先鎖閉壘城門，虜旣臨壕，下壯登陣，老弱當以土壘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諜，寅夜倉卒，計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壘城門內，亦行補築，尤爲慎密。四警夜，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營帳未遠，虞其掩襲也。夫戒備於有事，不若戒備於先時，寄聽於諸人，不若責成於一物。堡固有極貧下家，或夫婦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爲之作窟室於堡垣之外，壕牆之內，或卽於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掘土爲之高，及壕牆之半可也。令居止其中，堡人稍資給之，面置一家，家養數犬，別爲犬窟於壕牆之下，其人犬蓋以窟爲廬，以壕牆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仍別爲暗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投懸石，皆足相詔也。但任人須謹，必本堡生長，及堡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盜，資給之道人爲半餐，犬爲全牢，不爲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火陣間，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草束，長三四尺，兩頭燃之，擲諸垣腳，或令壕牆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壕牆圖

不開壕口。



開壕口。



五約曰堡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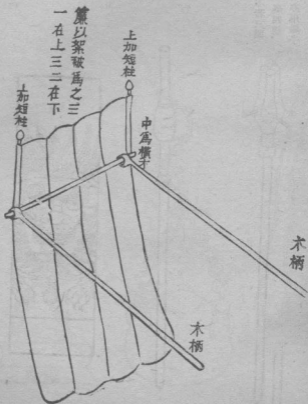
堡器者制衝之餘也。制衝備而復求濟於器。以盡其餘也。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衝備則環之甲冑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與敵乎。故五約堡器。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為堅。陴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陴垣所恃以為命也。虜渡壕則擊壕。叩壕牆則擊壕牆。附垣腳則擊垣腳。懸石衝木。將於是乎升降。而陴之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誓而立。諸衝曰。余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為懸簾。簾以布為之。實以毡絮。或即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轅然。中為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

臨用以水溼之。置障上。出障五六尺。簾旣虛懸。復藉水溼。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障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障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礙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障但主近擊。護壕牆以內耳。卽不得已。欲從障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換牌。換牌者。備障壞也。夫障主近擊。數數引重。或有墮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換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三尺。藉以補障。亦以發矢。卽壕牆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三。火槍。火槍者。敵臺所用也。其遠可及三百步。卽今軍伍中所用之神槍。而不用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壘城加四柄。壕牆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求買精者。數視火槍倍之。五。礮石。礮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旣遠而力。此旣易辦。又人人可爲。每臺可置二十餘。壘城壕牆皆加之。小堡百餘。大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虜若臨壕。不必求中。但令諸臺。每臺一二十人。一時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屯立也。又石之圓扁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障石。障石者。障隄間所用之石也。夫障人計丁分障。何能巧力。火槍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爲懸石。用廢礮石。陸軸之類爲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背。是須重一斤上。每障

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牆者。則衆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蒙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衝木。衝木者亦陣院間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者置鐵刃其首。近傳虜欲爲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陣院間用也。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硫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籬禦之。竿轅鉤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尙虞其畢志於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草。千萬成羣。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填壕。繼以附垣。弓矢槍礮。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礮。石大如盤。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出升餘。當無不斃。且隕者也。小堡面置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鏢。利於列陣。槍戟鉤鏃。利於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令帶兵者。婦女亦然。嘗計每陣須木棍一。上大下細如每三陣。須大斧或鏢刀一。每六陣。須長槍長鉤長骨朵一架。有力者主斧鏢。次主槍鉤。弱者主棍。列陣之法也。

懸簾

簾約



換牌圖



火槍圖



三眼銃圖

或曰鎗裝藥不若三眼
銃可連三發、一臺四銃、
則連十二發也、亦用鉛子

故附圖、



礮石圖

懸石圖

衝木圖

橫用

鄉約



鐵刃

火筒圖



大銃圖



六約曰堡蠹

堡蠹者非無蠹之求也。求去其蠹也。夫木腐則蟲生。蟲生而木愈腐。然則生息者木也。而禍木者亦木也。木而能去其蠹。斯財也已。故六約堡蠹其目有四。一壕樹。壕樹者樹植於壕。足以蔽目者也。夫兩軍相對。有蔽者利。今陣以蔽我。而樹以蔽虜。瞭望之失真。矢石之礙及。攀附之有緣。皆爲彼利也。必盡伐之。且令後不復植。二家洞。家洞者洞鑿於家人自爲謀者也。夫洞可避寇。則公共爲之矣。洞不足託。而必築堡以守。家鑿私洞。此其人有死陣之心邪。近時邊堡。虜至不守陣。而自匿於洞。堡陷無一免者。語曰。噬臍無及。是之謂矣。必盡塞之。後有鑿者以聞官。三異籍。異籍者身寓於此。而託其貴貨於他所也。夫身苟不恤。何恤乎無家。故有異籍者有異心者也。其不棄陣踰垣而逃者。幾希有一。於是衆共糾之。四僑客。僑客者莫知所從來。而寓於堡者也。往余得之歸。正人曰。虜謀人人遣時時至也。有還報者。有不還報者。夫既有不還報者。而復未聞首官自占。則其人多潛寓閭閻矣。饑寒之迫身。恩怨之動氣。初欲留而繼悔。有所懲而中變。其態不多端乎。靜而思之。可寒心也。夫嫁女不出其鄉。用佃豈宜遠道。故必家自覺察。門書一扁曰。本家家長爲某。爲本堡長。或費隊長。有弟幾人。某某爲某壕牆衆。有子幾人。某某爲某臺槍箭手。佃客幾人。某某係本堡某人子弟。爲某隊陣衆。某某係鄰堡某人子弟。爲某隊陣衆。家長婦爲某。爲某婦隊長。弟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衆。子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衆。僑客不知其鄉者。逐。不可稽其父兄宗族者。逐。乞丐無來歷者。逐。僧道遊食者。逐。扁無名籍。堡居二日以上者。堡長覺察。非堡人親屬如婿甥者。逐。其庶免。

於不虞也。

七約曰堡衆

堡衆者非無衆之難也。能用其衆之難也。夫十室之邑，忠信所生，盤錯之遇，豪傑乃見，亦顧用之者何如耳。而或舍長取短，就薄推厚，其孰不解體也。夫故七約堡衆，其目十四：一堡長，堡長者掌堡之守禦方略，以發縱指示者也。擇年長有器望爲堡人信服者爲之。小堡以一人，大堡以二人，堡更大且多才以三人。其平居則稽廢壞，閱器械，均丁力，檢僑客，月朔望集費隊長。堡人有才識者，共議拒守之策，圖畫已定，臨事行之，不得至期張皇，狼顧失措，亦不得容令輕躁妄議阻撓。二費長，費長者掌堡人所斂財貨，以爲守禦之費者也。擇堡中家富者爲之。小堡以二人，大堡以四人。凡堡費，堡隊長督辦，而費長受之，受則登籍，有所支用。堡隊長以告費長出之，出則登籍，貨非費長不手，費長非堡隊長不籍。三隊長，隊長者掌臺陣之衆，以爲守者也。擇才識次於堡長者爲之。小堡每面以二人，大堡每面以四人。二人一爲奇隊長，一爲正隊長。臺陣之衆，分半爲奇隊，半爲正隊。臺衆如槍手四，則二爲奇，二爲正。箭礮之類皆然。陣衆則一三五七九奇數者爲奇，二四六八十偶數者爲正，而以二人分掌之，以便調援也。四壕牆衆，壕牆衆者，由地道出，列於壕牆之內，以爲守者也。擇堡中最有膽力勇士爲之。小堡一面十人，大堡二十人，配以弓箭槍手。堡隊長自垣上執旗發縱之，可守則守，可出擊則出擊。其堡中有素志立功者，可悉配此，以便其進退。五弓箭手，弓箭手專射者也。擇家富年少，如堡費長之子弟爲之。壕牆每面四人，角敵臺每臺四人，其弓

箭卽令自備堡田多准折畝銀堡田少不折畝銀平居則費長稽其弓箭之美惡盈歎堡隊長課之習射
六火槍手火槍手專發火器者也擇年少而性便巧者爲之人數稽課與箭手同但槍器火藥則費長以
堡費爲之不自置也七礮石手礮石手專發礮石者也資性次於槍手者爲之人數三四倍於槍手稽課
與之同礮具亦官置八陣衆分守陣者也計丁受之丁多則兩人受一陣令爲二番丁少則人受一陣主
器如前雜器條所載分奇正如前隊長條所載九懸石衝木衆懸石衝木衆舉石木下擊者也堡丁有餘
則每石每木另撥有力者六人或三人正隊長統之堡丁不足則分置木石於中道臨時撥奇隊衆應用
奇隊長主之十大銃手大銃手主大銃備急迫者也堡丁有餘每銃另撥便巧者六人或三人堡丁不足
則而置一柄臨時撥槍手應用堡長主之十一地道衆地道衆守地道者也堡丁有餘每道守以四丁不
足擇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配以健婦八人槍棒雜兵隨便十二絕藝入絕藝入者或發火器或用
弓矢或善袖箭或善鐵丸技藝絕人者也列之臺陣則膠其用矣須先行旌別其人精利其器多則十人
少則四五人專令隨堡長進退宜在壕牆則於壕牆宜在敵臺則於敵臺虜始至諸槍箭手不得輕發矢
石示彼以弱損我守具須堡費隊長酌量事勢可發令絕藝人發之十三餘衆餘衆者除諸役外集餘丁
備補伍也有丁以丁無則以老弱每面一隊多者二三十人少者一二十人令費長主之列垣下居常爲
垣上人運水飲之類垣上人倘有中傷者隊長照名次卽呼一人上補十四婦衆婦衆者堡中諸婦也別
爲兩科壯健者爲一科分爲四隊隊以大室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其堡內街巷亦分爲四段隊主

一段各執雜兵往來巡視。遇火則擊柝而司釜。婦隊應之。遇盜則振鈴而四面餘衆隊應之。其垣上人並不得內顧。老弱者爲一科。亦分爲四隊。隊主以貧室婦屬尊者一人。隊備八釜八甕。水桶十六。安置堡四角。所謂司釜婦隊也。有事之時必令水滿諸甕。湯沸諸釜。

八約曰堡教

堡教者非無教之難也。必行其教之難也。夫自聖人爲治。不免於訓誥以導之。堡而無教。烏

能爲守哉。故八約堡教。其目有四。一齊視。齊視者宣之旗幟。以一其目也。凡堡角敵臺必植一竿。竿長一

丈五尺。上掛黃布大旗一面。書某角。如曰西北東南之類。某敵。如曰四面或四。臺字。虜至則張。虜去則落。如東面不見則東張。又每面置一旌竿。竿長一丈餘。上揭紅帛旌一條。書某面對敵字。對敵則縛於中敵臺大旗竿

上。敵退則落。堡長在。則下加縛小紅旗一面。不在則落。遇夜易以雙紅燈。堡長在加三。又備黃帛旌一條。

以爲垣衆番食之節。如後齊番條所載。又堡長執紅旗一面以指揮。置小紅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

別臺奇隊之符。隊長人執藍旗一面以詔壕牆內人。置小藍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別陣奇隊之符。

二齊聽。齊聽者宣之金鼓。以一其耳也。堡每面置鼓金各一大堡二之。甫見虜其面鳴鼓。以後徐徐鳴聲

不絕。虜去乃已。虜來攻鳴金。以後徐徐鳴聲不絕。止攻乃已。虜大至或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虜已踰壕

或攀牆觸垣。則鼓金齊鳴。漸退徐鳴。金止攻徐鳴。鼓去皆已。凡四垣有金鼓鳴。則諸役人不得一人不至

役所。亦不得一人番下飲食。三齊擊。齊擊者次第其發以盡技也。近時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

所。亦不得一人番下飲食。三齊擊。齊擊者次第其發以盡技也。近時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

措輕發矢石器械既耗精力亦竭。比其進攻反無以應。又其始發也不以絕藝躁妄之夫童稚之輩呵之不可禁之不止。爲虜所輕。招速其侮。今制以七擊爲節。如虜甫至。或三二騎。四五騎。則其面張旗伐鼓。後徐徐鳴鼓。堡長率絕藝人。或在臺上陣間。或出壕牆內。酌量視之。待其集至十數騎。有指揮來攻之意。則令絕藝人潛伏隱暗。出其不意。發槍發矢。中其指揮者。此一擊也。虜或集至三四十騎。拆屋伐木。以爲攻具。則陣張懸籠。臺人大整器具。堡長率絕藝人。或於臺上。或出壕牆。連發槍矢。仆其馬騎。此二擊也。虜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臺陣。則揭對敵旌帛。鳴金。後徐徐鳴金。奇正隊長整治陣石。雜兵。堡長督絕藝人。及臺上槍箭手。礮石手。齊發。此三擊也。虜或集至數百千人。束芻裹袋。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隊長整治懸石衝木。堡隊長督絕藝人。及臺上槍箭手。礮石手。同時奮發。及以旗調別面。臺槍箭手。奇隊來應。此四擊也。虜或填壕已平。揭竿舉轅。來衝我陣。則金鼓齊鳴。費長整大銃。堡長督臺人。旁射擊之。及以旗盡調別臺奇隊。隊長以盡旗詔壕牆人。舉長鉤巨斧。月牙拐鉤。截推仆之。及督陣人。下擲石。四擊。庇護我壕牆人。此五擊也。虜或墮我壕牆。壕牆人不能存立。退入地道。衝車革洞相繼。而前。則堡長督礮人。舍礮。助擲大石。或舉懸石。衝木。隊長督陣人。下油。灑硝硫。發火筒。焚之。及以旗調別面。陣衆奇隊。助下擲石。此六擊也。虜或衝車附垣。甬道相屬。前死後繼。肉薄不止。則堡隊長督諸役人。不得停手。及以旗盡調別陣奇隊。堡長督大銃衆。以大銃擊之。此七擊也。凡調奇隊。須查其面。不揭對敵旌。乃可。四齊番。齊番者。次第其番。不使有失也。如初鳴鼓。則諸役人無不至。役所者。鼓徐鳴。則本面臺人盡立。陣

人正奇遞坐。鳴金則諸役人咸整器具。陣人盡立。別面臺人亦立。陣人遞坐。金鼓齊鳴。則本面臺陣人不
停擊。別面臺人赴調。陣人盡立。金鼓俱息。則二面臺人留正隊。奇隊下食。歸則食。正隊又歸。則食。陣人奇
隊又歸。則食。陣人正隊通歸。則又食。二面者。其次以東南爲先。西北爲後。當食。則曳黃帛旌於對敵竿。通
歸。則落。夜易以一白燈。其四面分番。以是爲候。凡鼓鳴。本面不得下食。金鳴。諸面俱不得下食。當食者食
於垣下。老弱婦女饋之。饋食人不得登垣。送汲飲以餘衆。凡堡長率絕藝人。必居於當食之面。其當食曳
黃旗。而虜卒至。則加曳紅旗。照常鳴鼓。鼓聞而兩旌俱曳。則左鄰面以臺人奇隊往。右鄰面以陣人奇隊
往。不候調。又金鳴。則右鄰面亦以臺人奇隊往。左鄰面亦以陣人奇隊往。不候調。當食者歸。乃遣其還時
金不止。仍留左鄰臺奇隊。金鼓齊鳴。則兩鄰臺奇隊俱留。

九約曰堡習

堡習者。非臨事而習也。無事而豫爲之習也。夫事豫則立。否則窮。況守禦大事。全堡生命賴焉。不有服習。
其虛文乎。故九約堡習。其目有二。一習藝。習藝者。平居習其藝。使精熟也。每五日則小習之。十日則大習
之。小習之。以教射。教火槍。大習之。兼教礮。教大銃。擇空閑地。畢集其人爲木虜者數。或爲草人。始以射。繼
以槍。繼以礮。銃。必使有中。小習卯而集。午而罷。大習辰而集。西而罷。有增進者。獎勵之。拙惰者。戒飭之。終
不可教者。更易之。二習守。習守者。平居習爲守。使不失伍也。每望日則小習之。朔日則大習之。小習以教
臺人。陣人。壕牆人。一擊以至七擊。大習。合餘衆婦隊衆以教。分番應援。巡火盜。卽於堡垣上下。鳴鼓畢集。

其人亦以木虜或草人爲候。鳴金鼓發矢石俱如前條所載。

十約曰堡符

堡符者非置符之難也。符而信之難也。夫人無符不立。家無符不行。給繩以來。誰能免是。而況金革之事乎。故十約堡符。其目有六。一門符。門符者列其家而懸之門者也。爲方牌書。如前僑客條所載。以防奸細。二堡符。堡符者列其堡衆堡教。而樹之堡門上者也。爲大牌榜。書曰某堡方若干步。爲幾門。角臺幾。敵臺幾。堡丁共若干名。婦若干口。堡長某。費長某。正隊長某某。奇隊長某某。壕牆衆某某。絕藝人某某。某臺衆。正隊槍手某某。箭手某某。礮手某某。奇隊槍手某某。箭手某某。礮手某某。某陣陣衆。正隊某某。奇隊某某。某陣懸石衆某某。衝木衆某某。大銃手某某。餘衆某某。某段司巡婦隊長某某。衆某某。某角司。釜婦隊長某某。衆某某。右本堡爲田若干畝。共出銀若干兩。置造過鼓幾。金幾。柝幾。鈴幾。大黃布旗幾。長紅帛旌幾。黃帛旌幾。紅旗幾。藍旗幾。小紅旗幾。小藍旗幾。懸燈幾。火槍幾。鉛子幾。火藥幾。弓矢幾。礮具幾。礮石幾。大陣石幾。小陣石幾。懸石幾。衝木幾。火筒幾。大銃幾。壕牆長鈎幾。大斧幾。月牙拐幾。陣雜兵棍幾。斧幾。鋤幾。槍鈎骨朵幾。釜幾。壘幾。桶幾。餘銀若干。除增添敵臺。幫加垣牆公費外。尙餘若干。以爲將來修理之需。三臺符。臺符者列臺衆懸之臺者也。爲圓牌二。一書正隊。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臺正隊長某人。統本臺臺衆。正隊槍手幾。某某槍幾。鉛子幾。火藥幾。箭手幾。某某弓幾。箭幾。礮手幾。某某礮具幾。石子幾。一書奇隊。如正四陣符。陣符者列陣衆懸之陣者也。爲圓牌二。一書正隊。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陣正隊長某人。統本

陣陣衆。正隊幾。某某兵器幾。棍斧大陣石幾。小陣石幾。外懸石衆幾。某某懸石幾。衝木衆幾。某某衝木幾。大銃手幾。某某大銃幾。大石子幾。小石子幾。火藥幾。垣下餘衆幾。某某一書奇隊。如正。五壕牆符。壕牆符者。列壕牆內衆懸之外陣者也。爲圓牌。書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壕牆內勇士幾。某某長鉤幾。大斧幾。月牙拐幾。火槍手幾。某某火槍幾。鉛子幾。火藥幾。箭手幾。某某弓幾。箭幾。又本面夜警人某。犬幾。六婦隊符。婦隊符者。婦必有符。巡警者以約束其衆。司簽者以均役取汲也。亦爲圓牌。巡隊。書曰。某堡某段街市司巡婦長某。婦幾。某某。柝幾。鈴幾。兵器幾。簽隊。書曰。某堡某角司簽婦長某。婦幾。某某。釜幾。甕幾。桶幾。

十一約曰堡費

堡費者。非貧之患也。不均之患也。夫和無寡。均無貧。古有是訓矣。今貧者則以委富室。曰。我爲若扞也。富者則以恐貧室。曰。吾不堡居也。日儉一日。而堡壞且極矣。故十一約堡費。其目有五。一計畝。計畝者。計田畝以出費也。今時堡費。多計堡內屋基。則無屋者不及矣。夫凡耕食於土者。必賴堡以免。堡內無屋。此奸民不奉命。法當治之。而更費不之及。將愈肆矣。無事耕於野。食土之毛。有事叩堡門求入堡。人慮人鮮不足守也。有不入之者乎。故今但計田畝。且如蔚寬鄉田百頃上。中鄉七八十頃。狹鄉亦及四五十頃。每畝出銀壹分。則寬鄉得百金上。中鄉七八十金。狹鄉四五十金。皆足用也。如有不足。仍照堡內屋基。另徵二三金。或倩富人特出一二金。可也。二稽期。稽期者。稽其徵受之期。必使完納也。地畝有數。則徵銀有數。既擇鄉之富室爲費長。以受之。而卽以隊長催辦。刻以二十日。必令完納。不得少有稽延。如慳吝不出。作言

沮撓堡隊長聞官三籍出籍出者籍其所出。不使侵漁也。費長既富室。必不自蹈不義。然人心如面。必須
肇有實迹。方可取信。受銀之後。另立一籍。會同堡隊長。及堡中資性伶俐。素能書算者。通行酌量。堡增甕
城。備直若干。甕城增鐵門。費直若干。如築敵臺幾座。備直若干。增築角臺幾座。備直若干。槍銃鐵直工備
若干。弓矢直若干。諸器若干。何者可令自辦。何者必須公買。分算已定。然後籍數剖銀。分遣子弟。爲之立
約。刻限一月之內。必令完備。四協力。協力者。重恤貧難。使以力抵費也。極貧之家。辦銀不獲。則計其田畝
以准工役。如添臺增垣之類。應得幾工。每工其直幾何。使之出力抵金。亦通變之一也。五責實。責實者。檢
閱器具。不使徒費也。諸器既籍。有定數。分有定價。費長擇親子弟。及堡中素忠實者。託之。分易必求精絕。
無爲文具。如弓矢以京城爲良。則告官給引。兼請一牒。赴京買之。槍銃必官局爲工。則載鐵具直詣官求
匠。或別倩巧匠。詣官求式。種種務實。事事責用。然後酌量收藏之法。如火藥每一發爲一包。每一槍備一
二百發。一二百發爲一總包。矢九枝爲一束。每一弓備一二十束。一二十束爲一巨袋。鼓必藏屋。旗必投
筒。不致損壞。以圖永久。

十二約曰堡候

堡候者。非無候之難也。候得其宜之難也。夫天下之事。任之己者。力易。屬之人者。力難。知之豫者。備周。發
之倉卒者。備疎。必然之理也。鄉之爲約。所以禦侮也。然斥堠之傳。收斂之令。是在上之人也。上之人忽之。
則或失警。失警則失備。是棄堡也。上之人重之。則或虛警。虛警則玩備。亦棄堡也。則夫合辭以請於上。爲

收斂之候不可少也。故十二約堡候。其目有三。一初候。初候者始聞警報。卽示候於堡也。以白旗爲之。凡始聞警報。官府卽發白旗。令曰虜將至。其先以禾芻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禾芻。堡長出其守具。點視之。使人視不入禾芻者焚之。所以清野也。二再候。再候者繼聞警報。亦示候於堡也。以黃旗爲之。凡繼聞警報。官府卽發黃旗。令曰虜卽至。其以騎畜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騎畜。堡隊長閱守具。分置之。使人視騎畜不入者。執之以爲虜。至享士之用。三終候。終候者虜垂及境。復示候於堡也。以紅旗爲之。虜垂及境。令曰虜已至。其無一人一物在堡外也。旗過而不入者爲戮矣。則堡人無長少悉入堡。隊長閉堡門。鳴鼓集人。登垣以待戰。使人視不入者。閉之外莫納。使宿於壕牆內。事已籍其名以告官。罰償今次虜入用過守具。

朔野子旣述鄉約。喟然嘆曰。嗟乎。余乃今知民無上不立也。夫堡有長。爲之令也。有費隊長。爲之輔也。藝者遊巡。勇者出垣。巧者任火器矢礮。取其良也。衆丁陣焉。兼用不遺也。餘衆垣下。金革之事。不以筋骨辭也。婦人有司。參左闔之遺也。釜汲不廢。逮賤以爲詳也。而必曰有候焉。歸之上。則上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古人曰。君子制義。小人從役。又曰。士民之倡也。乃今余爲之倡矣。制義以爲風。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上之君子哉。或曰。賢者志其大且遠者。方聖天子在上。百司承之。封狼居胥。將臣抵掌。舞羽兩階。儒賢獻謨。城境扼要。邊闡紆策。子胡屑屑約鄉人爲堡守也。朔野子潛然曰。余閭閻之人。閭閻之見也。子胡責之深邪。余自庚子歲罷徵倅。赴調抵家。繼罹家變。先宜人奄棄。荷甬理邱壠。餘卽與鄉長老坐。

樹石邊共談鄉堡事得其情如此故述以告諸長老之子孫以爲能全其堡者能全其身者也能全其身者竭力以事聖天子者也其廟堂大議闢輶雄略非惟心所不解耳亦不可得而聞也古人有負暄而適食芹而美者以不忘其君而獨余邪子胡責之深邪且今防秋之令嚴則內郡鮮兵城塞之役衆則民堡失備論者往往有中虛之慮而秋在必防伍難溢額舍畝畝奚求焉備之有素教之知方所謂不待徵令而帶甲具也孰謂無補於遠且大者哉

附質神文

嘉靖庚戌仲春月望蔚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郝銘徽州府同知尹晔及蔚郡學生若而人格於郡廟質諸神曰蓋聞急難遜夷義之先圖國忘勞貞之大故漆室存大夫之憂免置備干城之重慨茲虜寇上廬主憂凡我邊人力足摧鋒勇堪括刃者固已神馳賊壘畢力疆場矣相惟餘衆可逐即安今約里閭共圖保障其有素志邪回危言惑衆者是謂樂禍矜已護前侵敗規制者是謂長傲慳貨靳施不供資費者是謂縱貪挾私逞忿不順告戒者是謂卽頑任數尙狙肆爲欺隱者是謂行險飾智舞文殊方漁獵者是謂窮凶有一於是神其殛之

告鄉直言

鄉人郝銘尹晔謹白同鄉長少諸君子凡我生人所重者忠孝而已忠者從上之令孝者不失其身家今虜患甚大消長甚著每來降人多說今年要搶順聖川蔚州卽今上司每每行文差人著百姓每併小堡

爲大堡。修理敵臺。置買器械。因循日久。不見舉行。上司好生怪責百姓。說愚頑難使。不從號令。百姓又往往私議。上司說差來人並無實事。止具虛文。查點督催。別生支節。仔細思之。不若我們將堡自行歸併。修理器械。亦置買完備。以後上司聞之。必然歡喜。也不再差人查點。省了多少答應。設使上司不知。某二人忝備衣冠。也當具實轉聞。後免查點。夫從上之令爲忠。保身家爲孝。雖無上司號令。猶當爲之。況有明文。又免煩擾。何故不爲。誠恐諸君子長少不齊。智慮亦別。甲可乙否。計議難定。某二人逐一廣詢細講。斟酌併堡守堡之法。條款俱備。今爲鄉約刊布同鄉。又恐辭煩有不解者。再此奉曉。其鄉約雖係十二條。若堡置。則多築打已定。難以更移。堡候。某二人詣官祈請。俯從末議。其最緊要當先行者。第一是併堡。必使每堡有四五百人。已併之堡。卽時推壞牆垣。一二堵。取其門磚門扇。爲存留堡壘城之用。存留堡亦要趁春融和。修補牆垣。改換礮口。角臺敵臺。必須高於牆一丈。上方二丈。堡大者增添。其次則牆外壕內。必須攔馬牆。每面必掘地道。門外必築甃城。又其次。則每臺必須火槍四柄。弓箭八付。礮股子二十付。擲石懸石。衝木大銃俱不可少。又其次。則先將堡內居人編選已定。誰爲堡隊費長。誰爲槍箭礮手。誰爲絕藝人。誰爲攔馬牆內人。誰爲守壕口人。一一明白。免致差錯。又其次。則箭槍礮手。必須習演成熟。臨時酌發。又其次。則照地出銀。不許侵欺。務求濟事。其詳備載鄉約內。此特言其大槩也。大抵家居邊塞。切近胡虜。雖有勞費。所不得辭。且如今時鄉里。或置買取贖。爲一畝田。雞鳴犬吠。爲一口氣。與人告狀者。一二年。上下使用。來往奔走。該費盤纏多少。誤事多少。甘心爲之。不以爲悔。今家口資貨俱在堡內。殺戮燒燬。所費豈止

之。一畝田擄掠逼脅所恨豈止一口氣雖費家產之半誤事一年以上不可顧惜也狂妄僭言惟諸君子諒



塞 語

尹 畊 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塞語序

朔野子達於時務。先是述鄉約。約鄉人爲守禦事。至是嘆曰。兵民之衛也。戰守之先也。虜治之蠹也。勤民而不詰兵。設守而不及戰。爲治而不去蠹。惑也。於是復述塞語。塞語者。近之戎政。遠之虜情。詳而法制。大而形勢。無不論說之也。夫城境曰塞。述答曰語。朔野子論說時務。而曰塞語。憂時切。取善公矣。夫取善公。其言不必己出也。憂時切。又豈必其身行之哉。此朔野子之心。而塞語所由述也。昔賈誼爲漢陳治安之策。文帝一一行之。長沙之遷。誼自傷擯棄。弔湘見意。朔野子登第垂二十年矣。服官中外。恆多齟齬。乃今述塞語告之人。人則視誼爲何如也。余於是乎有感。嘉靖庚戌季春朔日。溫泉郝銘序。

塞語序

塞語尹氏子朔野所爲書也。尹子少習兵事，識兵機，每欲提一旅，橫行塞上，毅然負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志。會世廟中葉，天下承平久，諱言兵，卽武夫世胄，爪牙肩臂之帥，語以鎗鈴，莫喻皮傅。尹子慮之，乃述塞語。然則塞語其有憂乎？夫兵有機，將有權，因敵制變，詭祕莫測，是謂兵機。離廟而立，扶穀遣之，無從中御，是謂將權。古之名將，得機而神，得權而運，然後從事四夷而功不殆，是故謀勝於朝堂者，王伊呂是已。戰勝於封疆者，武衛霍是已。託言於簡編者，傳風人策士之流是已。余觀尹子所爲塞語，審形勢，明戰守，裁今古之變，察彼己之情，逆禍福，倚伏之幾，明若觀火矣。然而思患周防，如虞突薪，若將弗揀，危詞曲譬，如疾痛之呼人，惟恐弗聞，何爲其皇皇若是？夫總文武者，將之良也。簡將授任，明主之務也。以尹子才，置之權輿，受以專闢，卽伊呂宜未多讓。其功豈遽出衛霍下，乃阨於郡縣，困於簿書期會之間，竊比風人策士之流，託塞人之語，懷罪我之懼，岌岌焉幸采於觀風者，所謂詠歌不足，繼以嗟嘆，是憂心之感也。故曰塞語其有憂乎？雖然，摧鋒陷陣，功一劍耳。揮枹決策，功一時耳。藉令尹子樹勛塞上，視塞語孰多？夫兵猶禪也。禪有法眼，兵有妙機，皆未易語。是故任三軍之政，而不知三軍之事，則敗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妄語三軍之機，則惑矣。卽令尹子樹勛塞上，而塞語亦安可以無作於戲？知此則尹子行志匡時，固自有在。何必勒燕然，封狼居胥，而後可以論尹氏子之功？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敕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北海劉應節撰。

塞語

明 蔚州尹 晔著

塞者何、卽所居也。語者何、卽所聞也。君子在朝言朝、在鄉言鄉、然則在塞者所言塞也。居而聞之、聞而述之、以爲觀風者采也。嗟夫、保圉域民者、其言質實而縝密、裁變度勢者、其言疏達而通理、憂危慮患者、其言鉤深而曲中、感義敵愾者、其言發揚而蹈厲、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思、可以奮也。塞之言未必具是四美、而塞也有是四情焉。則夫居而聞之、聞而述之、以爲觀風者采、宜也。或曰、古之采者、詩也。今言乎哉、曰、言心之出乎口者也。詩言之成乎聲者也。有所感則音出、有所叶則音成、是言直辭、詩委辭、緩急文質之致不同、而其爲心之出則一也。古者中州之民、或以勞役、或以離思、或不得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間、則言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詠歌之。故曰、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今塞居者、衽金革而親鋒鏑、邇寇讐而蹈水火、事之急者不能徐其告、心之痛者不能小其呼、而可律之曰、是不音也邪。雖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固先王之澤、無忝詩教者也。於戲、其足以爲觀風者采與、其不足以爲觀風者采與、要有知之者矣。

虜情

嗟夫、由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

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興尤。血刃屢見。虜蓋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驛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擄掠。此一變易也。然尙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輟帳營壘。步兵內集。肉薄陣隕。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既揉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遣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開砲聲奔。見燃槍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

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
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繼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
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
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
以爲勝略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
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
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不求逞於
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
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搖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
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
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
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通贖尙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邱。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
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畫錦。於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
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
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形勢

天下有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隘。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陘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鄆食其謀。撓楚。則曰塞成皋。距飛狐。趙涉畫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屏蔽則尤急。智者爲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之師尙陳。漁陽之釁旣萌。而南詔之兵亟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乃若周之獯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金元。則盛控弦以爲武。恣荼毒以爲虐。中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飭塞。竭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強者僅勝。弱者削壤。譬之縣千鈞以朽索。而坐臥其下。支撐稍弛。則碎首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於主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府。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於輸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府。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爲險阨。資其險阨以爲戰守。是固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都護府。或曰燕雲靈武。則又

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其緩急。以爲酬應。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僅勝。嗣而忽之。弱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籍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宜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甯之內。徒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宜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甯。則宜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甯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宜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甯。西關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豐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甯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於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接。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旣目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

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懷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宜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卽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城塞

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爲軍壘扼要也。若今之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於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洫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鄰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羣虎狼於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鋌於白肉。而無陣隄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癯。蹈戈鋌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關以來。爲生民慮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揀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於巖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衝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

忘亡。燕人甯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伯。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於築防。夫城居以避恙也。而鯀以之治水。鯀堤以扞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沒。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於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舉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徒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懸。則萊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卽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迹。猶存河隄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墾塞下之田。而無料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甯。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鄰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

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甯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甯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甯。大甯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旣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甯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甯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旣城。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陴。伏精銳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宜。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剗。則剗石。而灰瀆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逼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揀時有要也。然有謂長

城無益於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句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於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旣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沈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沈痾乎繆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猷。畝捐妻子。林林總總於亭障障阨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稱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惓惓慄慄於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恆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太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息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藉。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爲漢畫。尙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旣一。黔首引領思治。覲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度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擊凶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忠切身。三駕之後。休養者垂二百年。須之已久。自天子以至度支。懷懷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

歸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闕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於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邈也。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土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卽責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徙口旣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嚮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苦於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攜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況卽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踐則不習。調戍不可也。不更則怨。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道。其月計數旬於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蹙乏。形貌之跼瘁。關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陣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棲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嗜餉。恃之以罔戒矣。卽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恥。禾稼蹂踐之費。

無所於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碁。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眷列櫪。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應。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於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於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攜室者聽。增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糶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欲恆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葦月不數旬。於里有不願攜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爲資。有田以爲產。有不願恆居者乎。夫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擗節焉已爾。乏兵。清補焉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乏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蹙守。爲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蹙守。拔邊兵於中土。拔乘塞於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蹙。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卽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於天下之甫定。則願息者。咨行之於邊口之未充。則

應募者鮮。行之於胡患之不數。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靳不爲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國朝城塞。不始於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於近年。其乘之亦不始於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於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踈。壕塹易爲填塞。垣周於壕。墩附於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恆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不膠一隅。而必共輻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常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急驟莫能辯。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於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卽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易明也。外阻於高墉。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旣入而虞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瘡痍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成。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下拒。以逸待勞。旣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於平

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京師。居庸、倒馬、紫荆之間足恃。則宣大固在所略。夫爲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荆、京師之內戶宜。大京師之外門。又宜大之士。結髮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撤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於境上。不若殲之於既疲。夫奇兵相坐。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尙能爲患。縱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超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陣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宜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解於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卽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啟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其器械諸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爲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宜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於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算又爲左矣。此六

辯也。以上諸論多出於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既有分陣。馬兵亦有定撥。前當勅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陣既久。玩愒乃生。將校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鬪擊之志。忘戰一也。始焉應役。尙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陣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內外皆陣。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儒者坐視。不求自反。其督責之政。而但欲歸罪於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於山谿。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焉。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鄰虎狼於枕席。蹈鋒刃於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塹。次結蘆蘆。又次登陣。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於工役之初興。智也。乘城塞於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於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於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

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謹。而況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四。二者何。曰。堵口不便於援兵。山麓不支於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鬪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陣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陣。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視。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陣。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坦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甯。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不又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簿。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罷乘。則所謂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於避難而文罪者也。

出塞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迹之成敗。而知兵之爲用也。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於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癘疥之疾也。平城解暈。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於虜庭。君長雜於宿衛。不大爲我讐也。而我朝取天下於胡元。建都邑於涿鹿。妥懽之窟。未至與尸。愛猷之奔。尙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鬪之隙。而我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脫脫之貢。恆陳。其時蓋懷懷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夫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虿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絕策窮征。耀兵保境。於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劫營者有焉。今虞盜馬矣。夜關視矣。虞劫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矣。卽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於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於近常。虜計昧於未兆也。夫出

塞與劫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響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冬秋廬居。散出羣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剿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道里。所殺皆其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劫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陽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恆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嚼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嚼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於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嚼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卽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爲名。分遣間諜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嬉遊。畜牧逸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掣援不能爲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於百年。而殲之於一旦。寐之於累歲。而寤之於中宵也。大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漢所謂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於虜。則讐我愈深。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於金繒和親之日。而在於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迫。不在

於韓岳恢復之時。而在於史賈南竄之後。是有明證也。國制以出塞爲生事。撲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爲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驚。又絕之貢矣。虜歲數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於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啟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人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可久也。啟釁。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啟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恆釁。今人不以起釁求已釁。而以不起釁求已釁。故釁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支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逼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感其自示弱也。

抽丁

抽丁者。伍耗。而藉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調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

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丁無餘不足。更藉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句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句責辦於歲年。效緩而功倍。召募責辦於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於旦夕。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並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恆丁矣。清句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蟻蝨於道塗。戈鋌朽敗於羈寓。士憊而瘦。馬踏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儒者憚於賈怨。溺者惑於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由國初以至於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句。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藉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賈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卽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以日紛紛於清句。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爲清句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於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於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

責望之曰藉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產邱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買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句。以措用計。則清句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句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頰謗。主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庸。也有則。衛所之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尙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

也。有不憚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近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藉之以爲庸。有產藉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使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恆於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卽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官軍戶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乘耜。則爲民。兼役以爲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

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於國。而籍養於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之也。迨後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乖矣。揆厥所由。蓋自置衛始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恆役之。是曰軍。兵必隸帥。於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恆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副職者。役其身。而合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於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畊。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藉之以營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曰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藉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遞運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還私也。則供

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隄。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恠悔於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於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折。以求營家。還私於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於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胤。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古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費首功之賞也。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慘。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貪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貪。

而復之後。既非所以昭德而塞遠。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葦功。降而總。再降而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蠶食之計。抑勒其族以取益。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爵。自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顯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卽於其躬有所褻奪。而顧於其子姓。不爲之斬。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也。欲軍戶之敵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敵除。則官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捐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於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籍。固有拔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國初置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戰功。繼也。復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踈遠。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保馬

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非廣字而素畜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也。虜恃馬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國家

注意馬政久矣。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兌。日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授馬。舉家乘之。甚至有供蠶具者矣。一將主兵。衆裨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不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易芻菽者乎。徵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暗伏之所無芻菽。而分之商賈。曰。與商賈自爲交子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凡此皆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驢厄。喘汗斃者。馳疾。癘疥斃者。擺穢。羸瘠斃者。失餼。一皆不之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或行役半道。稱爲斃者。奸人戕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爲斃者。懦將棄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焉。是不明馬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種閑馳突。歸正人之所將。時屬勢家。中產畏霜雪。關南之所解。多給絕塞。又中產逢冬。不厚其秣。遇雨。不惜其險。蹄距損傷。疴害且作。死者相繼。伍爲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買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字息。出盜藉。乘於敵也。厲禁以禁之。通貢。遺我以利也。戮使以絕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以倍償懲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稅糧爲保馬也。是數者立法行之至易。獨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今時衆喙旁指。不敢主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民有至神。政有大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塞下

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之外。皆有租於上者也。州縣曰稅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藩府廩兵而已。夫祿藩府廩兵所需者金與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邊塞不通舟楫。稔而知糴。得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藩府。出所糴之粟以廩兵。不必取足於租也。而合郡縣之稅糧。衛所之地畝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馬。可也。寬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寬。視租爲較。而復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芻菽若干。自秋徂冬。爲芻菽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驛馬之例。以一買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僉軍丁之義勇。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扼要伏之堡。爲衝虛。騎以據塞。追襲絕之後。爲邀擊。無不可也。

練習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倉于之案。不足以應廷臝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

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乘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翻翻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轂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朝。曰。請速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

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逼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剝。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剝。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民堡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遷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蒼。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

典墮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於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曹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矣。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綦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徒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仞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干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干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干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干夙昔之遊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

野。夫言戰。日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日。無所掠則餓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或問民堡之制宜如何。曰。載鄉約。

審幾

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智者察之。衆人昧焉。何者。天下之勢。猶持衡也。增之鎔。銖則輕。損之鎔。銖則重。輕者軒。重者輊。軒輊所極。或相倍蓰。而無算。而皆原於鎔銖之增損。然則增損者。軒輊之幾。倍蓰無算者。幾之已成也。故智者爲天下審其幾。而增損之以平其軒輊。不使至倍蓰無算也。嗟夫。螻蛇傷手。壯士解腕。竹落羈驅。猛虎決躡。寒劑以攻毒。毒退而脾傷。燥餌以已寒。寒已而瘍作。反之力也。而亦不易也。是故不察其軒輊者。不審其幾者也。察其軒輊。而增損之過其軒輊。猶不審其幾者也。周以衆建。久長也。而卒亡於所建之諸侯。秦以法令兼併也。而卒亡於所恃之法令。前漢患諸侯強大。以法裁之。則王莽得以外戚移天下之樞。後漢患三公擅權。不任之政。則宦官得以刑餘竊人主之柄。以至唐元尙邊功。張王之績。雖成。而安史之禍已兆。晚唐重藩鎮。僭僞之誅時正。而梁晉之勢已成。蓋其始衡本平也。而繼乃

有軒輊。不知增損之。則至於倍蓰無算也。或其始少有軒輊也。而繼乃增損之過。其軒輊則亦至於倍蓰無算也。我國家之居重而馭輕。保中而宅大。以關雎麟趾之意。行采薇內外之法度。所謂衡本平也。而百餘年來。北虜漸熾。邊警日急。版築之聲。相聞於九邊。徵調之勤。不堪於奔命。得微有軒輊乎。鴈門數入寇。則急大同。召募徵集。其在大同者。至衆且強也。洪蔚數入寇。則急宣府。召募徵集。其在宣府者。至衆且強也。隆永既荼毒。則急宣府。東北路。召募徵集。其在宣府。東北路者。又將至衆且強也。夫天下之勢。如水之趨下。愈趨不止。則愈下無極矣。天下之分。如人之身。力盡萃於此。則罔分於彼矣。今夫京師。天子所居重也。而其兵失伍而歇役。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畿郡。京師股肱也。而其兵脫籍而鮮實。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山東。河南。畿輔之羽翼也。今其兵至委靡而不振。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虜餉。穀擊於邊鎮。曰以供軍需。不可已也。騎馬。踵接於邊鎮。曰以備從征。不可已也。火器。鋒械。蟻聚於邊鎮。曰以給戰士。不可已也。於戲。愈趨而不止。悉萃而罔分。有過於此者乎。則夫所以爲增損而軒輊之。又可後邪。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而況戕將之悖。嬰城之變。向固有其端矣。酌瘡瘍之毒。以施政治之方。理榮衛之和。以資元氣之賴。是智者也。

朔野子既述塞語。憮然有間曰。余罪矣。余罪矣。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余竊伏一榻。寓言千里。則可乎。雖然。生不諱之時。有羣策之屈。聞之於塞居者。而言之於不塞居者。譬之樵人話山。漁子話水。陳其所

見而已無他腸也是故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則首述虜情據險守要敵衆之術也則次述形勢險非人不成則次述城塞城非人不永則次述乘塞乘塞懼忘戰也則次述出塞出塞慮伍失也則次述抽丁抽丁必於官軍之餘故次述官軍戶有兵必使知方故次述練習然馬不可不蕃也遂及夫保馬內不可不備也遂及夫民堡事變無常禍福倚伏作事謀始必使可循故以審幾終焉千慮一得實抱個誠知我罪我所不敢辭也